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九

起熹平元年盡光和三年凡九年

孝靈皇帝上之下

在建甯五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三月壬戌

太傅胡廣薨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厯事六帝

安順沖質桓靈

禮任極優

罷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成並

為三司三公練達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

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廣字伯始然溫柔謹愨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

無忠直之風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天下以此薄之 五月己巳

赦天下改元熹平 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長樂太僕太后宮官也 六月京師大水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

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

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責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

豈宜以責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

配祔賢曰祔謂新死之主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

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孔穎達曰釋木云檉大椒郭

璜曰今椒樹數生實大者名 為醫陸設疏云椒樹如茶葉有針刺葉堅而滑尋蜀人作茶吳人

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臯山開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

如胡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善飲食中又用蒸鴉脈法注詳某  
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本  
草亦云椒大熱有毒按李咸梅椒自隨齊明帝將殺高謂妻子曰  
武諸孫教太官煮椒二斛蓋其毒能殺人也○櫻香嫩謂妻子曰  
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  
良久莫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  
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  
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  
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  
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楚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嘗  
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附錄東國秘記云以雲母  
貴人國色也葬已十餘年家爲賊所發形貌如故但冷耳盜遂且  
汗辱其尸至於相殺後捕得賊賊言貴人棺中有數解雲母

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

此議甚健球曰陳寶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

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

別整懿陵

梁后先桓帝崩葬懿陵梁冀誅始廢陵爲貴人家

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

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

后虐害恭懷安思閹后家犯惡逆

竇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乾初八年閹后事見五十卷五十一

卷安帝延光三年四年

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

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

誦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

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方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

從之

考異曰袁紀云河南尹李咸執奏上書曰昔竇后幽閉母后戚茅焦之首立駕迎母俱養如初夫以竇后之惡始皇之

恃尚納直臣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況皇太后不以罪安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齋章右手執纛請闕白闕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親先帝具陳得失言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下議與范不同今從范書 秋七月甲寅

葬桓思皇后于宣陵

有人書朱雀闕

古今註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宮朱雀門可馬門

闕在宮門之外

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

考其日舊云常侍侯覽多殺黨人按時覽已死

恐誤今

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賢曰不得書則主名猛坐左轉諫

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

千餘人節等又使熲以他事奏猛論輸左校初司隸校尉王寓依

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歸田里

奐嘗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熲爲司隸欲逐奐歸敦煌而害之乃

令宏農太守嚴期迫遣

奐徙屬去農事見上卷桓帝永康元年

奐乃奏記哀請於熲

曰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一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  
漠非與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邱山之用此瀆  
于髮所以拊髀仰天而笑者也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  
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企心東望無  
所復言頌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初魏郡李嵩爲美陽令與  
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扶  
風蘇謙爲郡查郵案得其贓論輸左校謙後爲金城太守免官歸  
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獨私至雒陽  
時越爲司隸校尉收謙掠死獄中又因以刑其已謙子不韋年十  
八歲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  
武都山中變姓名結客報仇邀爵於諸陵間不克會嵩遷大司農

時右校芻廩在寺北垣下

音質

不韋匿於廩中夜則鑿地盡則逃

伏如此經月遂得芻蓬蒿之寢室

說文曰廩  
爲藜藿

出其牀下值蒿在廁

因殺其妾并小兒畱書而去蒿大懼乃布棘於室以板藉地一夕

九徒羅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蒿有

備乃飛馳徑到魏郡掘蒿父冢斷取其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

曰李君遷父頭蒿求捕不獲憤恚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葬

父行喪時士大夫皆多其義或方之伍員而段熲素與蒿善陰欲

與之報怨又惡不韋黨於張奐乃辟之爲司隸從事不韋懼稱病

不詣熲遂發怒追咎前不韋報蒿事使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先以

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可飲此賢遂收不韋并其一門六

十餘人盡誅之 渤海王惲之貶瘞陶也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



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惺國惺知非甫功不可遺謝錢  
中常侍鄭璠中黃門董騰數與惺交通甫密司察司者以告段熲

冬十月收颯送北寺獄使尙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惺大逆

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惺考實迫責惺令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

七十人妓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

皆以功封列侯 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句章縣屬會稽郡賈曰故城在

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曰句踐之地南至句吳其後併吳因大城之章新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句踐之句晉句句章句吳之

句如自稱陽明皇帝眾以萬數遣揚州刺史臧昱丹陽太守陳黃

討之 十二月司徒許栩能以大鴻臚袁隗爲司徒考異曰袁紀在四年今從

范鮮卑寇并州 是歲單于車兒死于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

熹平二年春正月大疫 丁丑司空宗俱薨 二月壬午赦天

下 以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免 夏五月以司  
隸校尉段熲爲太尉 六月北海地震 是月雒陽民訛言虎黃  
寺東壁中有黃人觀者數萬人道路斷絕 秋七月司空楊賜免  
以太常穎川唐珍爲司空珍衡之弟也 冬十二月太尉段熲罷  
鮮卑寇幽并二州 癸酉晦日有食之

甲辰至三年春二月己巳赦天下 以太常東海陳耽爲太尉

三月中山穆王暢薨無子國除

暢中山簡王壽之曾孫焉光武帝子考異日本傳云子節王稚嗣無子

國除與帝紀異未知孰是又不  
知稚薨在何年今凡從帝紀

夏六月封河間王利子康爲濟

南王奉孝仁皇祀

帝入繼大宗故以康奉孝  
仁皇祀利帝從兄弟也

吳郡司馬富春孫

堅補註富春卽今杭州府之富陽縣

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

郡討許生

百官志郡有丞長史而無司馬蓋  
是時以盜起借司馬以主兵也

冬十一月堅從臧旻

陳黃大破生於會稽斬之堅世仕於吳其祖墓在富春城東冢上  
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  
吳閩門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乘  
舟至錢塘會海賊掠取人財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  
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乃操刀上岸以手  
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卽委  
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山是顯暉 任城王博覽  
無子國絕 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擊破之遷  
育爲護烏桓校尉鮮卑又寇并州 護羌校尉皇甫規卒規字威  
明安定朝那人也明經有幹略立志公方不交權宦素習羌事爲  
布衣時便以國事爲己任薦賢排佞風義凜如也爲度遼將軍時

嘗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投刺謁規規臥不起  
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驚遽而起  
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接符手而入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臥見  
二千石倒屣迎縫掖王符者安定臨涇人也好學有志操與馬融  
竇章張衡崔瑗等爲友隱居著書號曰潛夫論以指訐時弊其責  
忠篇曰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明察之責仁義之志一旦富  
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佞薄知交而厚犬馬甯  
見貫朽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可貸人一斗  
又曰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水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  
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爲鐵樞卒  
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浮侈篇曰丁夫不扶犁鋤

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婦人不修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相引一餐之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陽皆不藏珠玉不起山陵槨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夫部畢之陵函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聚財揚名顯親無取車馬貨貢篇曰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士民之庶而官無善吏非時之無賢由取之乖實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灌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其有小疵勿強衣飾愛日篇曰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

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短促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闕下亂力不足也又曰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也述赦篇曰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執者賊良民又曰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着之澤終無改悔之心司空唐珍懼以永樂少府許訓爲司空永樂少府董太后宮官也是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榜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須備具

〔疏〕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薛議郎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故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

奏求正定五經文字帝乃許之命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

立于太學門外

雜陽記曰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

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古文科斗書也篆大篆也隸今謂之八分書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蓋漢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洪氏隸韻曰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傳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則氏水經云漢立石經於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體曰尙書曰左傳周禮古所舊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鑄竝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謬錯或不疑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祿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蜀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北史江式云魏郡鄆滄以書教皇子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而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尙命鄆滄作曹娥碑時滄已弱冠自

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年式以三字爲體碑則  
是謂之卮歌詒所書非也。譌音詛句音陶。使後儒晚學咸取

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先是九  
江蠻反選才兼文武者討之四府舉盧植爲九江太守蠻寇賓服  
以疾去官作尙書章句三禮解詁至是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  
故南郡大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  
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  
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  
記得失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  
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竝敦悅之今  
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  
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朝廷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



拜爲廬江太守其議遂寢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

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 賈曰三互謂昏

姻之家及兩州人 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

不得交互爲官也 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鎔馬所出 賈曰鎔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

家皆能爲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燕之北土馬之所生 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

吏民延屬 延屬者延頸也 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

三五寸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

疑遷淹兩州懸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愚以爲三五之禁禁之薄

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 冀州之人刺幽州幽州之人刺冀州是爲對相部主

尙畏懼不敢營私況乃三五何足爲嫌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

臣出於幽賤竝以才宜遷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五繫以末制乎臣

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  
三互以差厥中朝廷不從

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  
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  
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  
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闕文不賞爲姦者以巧法  
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  
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  
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爲笑而深可爲戒哉

封河閒王建孫佗爲任城王

佗帝從兄弟之子也

夏四月郡國七大水

五月丁卯赦天下

延陵園災

延陵成帝陵也

鮮卑寇幽州

六月宏

農三輔螟 于冀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戊己校尉西域  
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人眾裁千口

熹平五年夏四月癸亥赦天下 益州郡夷反太守李暉討平

之 大雩 五月太尉陳耽罷以司空許訓爲太尉 閏月永昌

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  
王至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尙蒙赦宥

黨人何舉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薦臻皆由於斯宜加

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

掠殺之

永昌郡屬益州刺史而扶風槐里縣屬司隸蓋詔益州收鸞而司隸送槐里獄

於是詔州郡更考

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賢曰謂

衰小功大功親屬也

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陽劉逸爲司空

秋七月太尉

許訓罷以光祿勳劉寬爲太尉 冬十月司徒袁隗罷 是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 十一月丙戌以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 是歲鮮卑寇幽州

包嘉平六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令三公

條奏長吏苛酷貪污者罷免之平原相漁陽球坐嚴酷徵詣廷

尉考與日本傳司空張顯條奏按顯光和元年后太尉未曾爲司尉空球光和元年附禁絕時已爲禁作大匠不知被徵果在何年

唯嘉平五年六年大旱故附於此帝以球前爲九江太守討賊有功球傳云九江太守討賊有功

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特赦之拜議郎 時連年有蝗蟲之害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滅

詔問其咎焉在議郎蔡邕對曰臣聞易傳曰火作不時天降災厥

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

蝗蟲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時又詔問踐祚以來災眚屢見頃歲日

食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洛咸溢其咎安在豈又對曰臣聞陽微則日食陰盛則地動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供御其救之也 鮮卑寇三邊

鮮卑強盛東西北三邊皆

被寇也

市賈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

宣陵桓帝陵百官志太子舍人秩二百石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秋七月司空劉逸免以衛尉

陳球爲司空 初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

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烏篆者

晉曰說文曰籀書所

也長二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籀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畫書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旛信也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

徒置其閒

百官志侍中有儀射一人中興轉爲祭酒

遂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

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

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

迎氣五郊及養老辟雍詳見四十四卷明帝永平二年

漢宗廟一歲五祀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

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

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汗

疏喪謂流離之長也賢曰小汗謂病

及死廢闕不行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

今齋制宜如故典

漢制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祀三日齋日內有汗染解齋副伴行禮先齋一日有汗

歲災變者祀如儀○伴音輩

庶答風霆災妖之異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三歲一貢士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

於是名臣輩出文武竝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賢曰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

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簡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俚俗語有類俳優俳優音排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

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章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

守奉祿於義已宏不可復使治民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

渠

事見二十七卷甘露三年

章帝集學士於白虎

事見四十六卷建初四年

通經釋義其事

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

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

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

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

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側隱之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

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

傳元曰謂將葬祖宗于庭載謂升輿于車也

東郡有盜人

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太子官

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邱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

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

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

漢縣置丞尉丞署文書典知倉穀計主盜賊

護

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

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

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

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

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尙矣然而時有同異勢

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



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開官民俱置猶有悔焉況今人財  
竝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

事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

五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

良織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

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盲晏才策未必過類鮮卑

極眾不弱襲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

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

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癩疽

癩疽音標

方今郡縣盜賊尙不能禁

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詭方之

於今何者爲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

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蠱螻之虜校往來之數哉

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乃令本朝爲之旰食平昔淮南王安諫伐  
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  
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虜皇威辱外夷就如  
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  
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  
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眾逆戰檀石槐分其國  
爲三部見五十  
五卷桓帝 育等大敗喪其節傳鞬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  
延熹九年 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 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太  
尉劉寬免 徵沛郡桓鸞爲議郎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  
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朋友泰於待賢狹於養己糲袍糲食  
不求盈餘嘗爲己吾汲二縣令甚有名迹諸公皆薦故有是拜鸞

至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幸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宦官惡之屏棄不肖遂以病自免鸞焉之弟子也 辛丑京師地震

十一月司空陳球免 十二月甲寅以太常河南孟觥爲太尉觥

郿 庚辰司徒楊賜免 以太常陳耽爲司空 遼西太守甘陵

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坐當到郡道經柳城杜佑曰漢遼西郡故城在盧龍

城東柳城縣屬遼西郡 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

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

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

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

曰威豪苞字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時進

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自上歸葬自上奏乞歸葬也 帝遣使弔

慰封卹侯

卹音

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

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戊熹平七年

是年三月改元

春正月合浦交趾烏潯蠻反招引九真日南

民攻沒郡縣

太尉孟禰罷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癸丑以

光祿勳陳國袁滂爲司徒

己未地震

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

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尙書侍中有封侯

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

三月辛丑赦天下改元光和

以太常常山張顛爲太尉顯中常侍奉之弟也

夏四月丙辰地

震 侍中寺雌鷄化爲雄

司空陳耽免以太常來豔爲司空

六月丁丑有黑氣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

似龍順帝所御溫德殿東庭中帝以問蔡邕邕對曰所謂天投蜺

者也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無忠臣則天投蜺抑內寵任中

正決毀譽分直邪勒守衛整武備所以救之也 秋七月壬子青

虹見玉堂後殿庭中

洛陽宮殿名南宮有玉堂前後殿

詔召光祿大夫楊賜等詣

金商門

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太極殿殿西有金商門

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賜仰天

而歎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

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尙方斬馬劍以治之固其

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

死而後已乃書對曰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

春秋演孔圖曰雩者

斗之亂精也夫度投蜺見邪漢註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鬪者爲雌曰蜺

加四百之期亦復壅及

春秋演孔圖曰到四百歲之際襄漢正韓皇王以期有名不就宋均註曰雖衰族人爲漢王以自輔以當有應期名見攝錄者故名

不就

也 今妾媵閹尹之徒其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

小造作賦說見寵於時更相薦說旬月之間竝各拔擢樂松處常

伯任芝居納言

常伯侍中納言尚書

卻儉梁鶴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擢

紳之徒委伏眈眈口誦堯舜之言身陷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

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

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

身

此逆書也

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

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

吾與爾

斷絕尺一抑止繁游冀上天遺威眾變可弭若臣過受師

傳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慳慳之心

哉

樓音婁恭謹貌

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

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

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至則貴

藏侔於天府死則邱墓踰于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

門史霍玉

永樂門史董太后宮官

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道路紛紛復云有

程大人者

宮中者宿皆稱中大人

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

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

貪濁

偉姓璋名

又畏水校尉趙玪屯騎校尉蓋升竝叨時幸榮富優足

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

成光祿大夫橋元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竝宜爲謀主

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

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尙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

示惟憂

惟思也

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

今竝以小文擢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羣心不厭莫之

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幾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

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

易曰君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

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

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

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婿也璜遂使

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

於是詔下尙書召邕詰狀邕上書曰臣實愚戇不願後害遂譏刺

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康甯之

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靈心之吏



豈得容哉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  
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  
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  
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而衰  
老白頭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坑塹塹音坎誠冤誠痛臣一入牢  
獄當爲楚毒所迫趣以飲章飲章者自誣罪之章表謂飲泣而誓之者也辭情何緣復

聞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旬質不坐則身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譏害大臣大不敬

乘市誣邕以請託不聽心欲中傷爲仇怨津公之吏三公九卿皆大臣也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強怒

邕無罪力爲伸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

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

又賂其部主

部主州牧郡守也

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豈由是得

免

八月有星孛於天市

九月太尉張顛罷以太常陳球爲太

尉

司空來豎莖

冬十月以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時漢陽郡

計吏趙壹與諸郡計吏同見逢諸郡計吏合數百人皆拜伏庭中

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讓之曰下郡計吏

而揖三公何也對曰鄙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卽

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

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

旣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

仍日往到門陟勉強許通尙臥未起壹徑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

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乃舉聲哭門下

皆驚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  
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  
柴車草屨露宿其旁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  
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  
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初皇甫規之爲宏農大守壹嘗  
謁之門者不卽通壹遂遁去門吏懼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  
謝曰嗟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閔其區  
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日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辱門下  
更敢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叙平其夙心甯當  
慢傲加於所天事在悻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  
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書以謝竟不反壹

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髮肩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  
陷幾至于死賴友人相救乃得免既而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  
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眾其譖毀渤海王惺妃宋氏卽后之姑  
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遂策收璽

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不其歟侯鄴及兄弟竝被誅

不其縣前漢屬琅瑯

郡後漢併省爲鄒賢曰故城在今萊州卽聖縣西南蓋其縣之縣也

丙子晦日有食之尙書盧植

正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竝以  
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又郡守刺史一月  
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又請謁希求一宜  
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又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宏天務獨略  
細微帝不省 十一月大尉陳球免 十二月丁巳以光祿大夫

橋元爲太尉 鮮卑寇酒泉種眾日多緣邊莫不被毒 詔中尙

方

卽尙方也  
屬少府

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

學者尙書令陽球諫曰臣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  
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烏篆盈簡而  
位升郎中彤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  
品莫不蒙被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  
之說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  
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兼觀在  
南宮足以宣明聖化  
願罷鴻臚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是歲初開西邸賣官  
開邸舍於西園  
田謂之西邸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以其  
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

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  
又私令左右賈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卽  
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賈官聚錢以爲私藏帝嘗  
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處舜比德  
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奇震之  
曾孫也 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死子呼徵立 是年京師

馬生人

己光祿二年春大疫 三月司徒袁滂免以大鴻臚劉郃爲司徒  
考異曰袁紀二月丁巳滂免劉郃作劉郃今從范書 乙丑太尉橋元罷拜太中大夫以太

中大夫段熲爲太尉元幼子遊門次爲人所劫登樓求貨元不與  
司隸校尉河南尹圍守元家不敢迫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

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元子亦死元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絕 京兆地震 司空袁逢罷以太常張濟爲司空 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大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 旣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椎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彪賜之子也時甫休沐里舍頗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頽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曷等

罪惡

易音編

辛巳悉收甫頴等送雒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蒯浦用

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蒯先嘗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旣當  
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  
滅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蒯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  
敢反汝主乎今日臨阨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蒯口箠朴交  
至父子悉死於杖下頴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  
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旣誅甫欲以次表曹  
節等乃赦中都官從事曰中都官從事卽都官從事主察舉百且  
官犯法者中饋以後專令捨學賞威且  
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  
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  
貴人葬虞貴人  
順帝母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投淚曰賢



按拭也

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

考異曰袁紀云球會與貴人勢還入夏城門曹

節見謁於道弄球大罵曰賊臣曹節

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

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

徵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立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

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

諸陵皆在司隸故司隸出謁陵

節敕尙書令召拜不

得稽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

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

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

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節領尙書令郎中梁人

審忠上書曰陛下卽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

政故中常侍蘇康管籥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

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珣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與造逆謀作亂

王室撞躄省闕

踴躍同

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

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其割裂城社白相封賞父子兄弟

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

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

作漁釣

賢曰水入宮苑爲御水

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

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

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

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劬無狀昔高宗以雉雛之變故復中興

之功

高宗形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懼而修德殿以中興

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

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戮

馘音國馘耳作馘馘首作馘

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

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陛下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

其國吳使刑人身遭其禍

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闢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闢以刀弑之

今以

不忍之恩救夷族之罪竊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

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雷漏刻之聽

漏之度晷夜百

刻雷漏刻之聽言少須臾雷聽也

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

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

呂強清忠奉公帝以眾例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

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

節等宦官祜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微寵有趙高之禍未被

轘裂之誅

輓音忠

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

易曰開國承家

小人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陰陽乖刺

刺音據

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

封事謂封

爵之事也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

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

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

賈曰縣官謂發既多故賤

糶穀以供之解縣也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宮女無用填

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

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

不密其言至今宜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

賈曰詩曰鴛鴦四牡四牡項領註云項大也四

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譏毀故也競欲咀嚙造作飛

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辜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

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臣知朝廷不

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

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

式用也式序者用叙其功也

位登台

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

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頽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以弭

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丁酉赦天下

上祿長和海

賢曰上祿縣屬武都

郡今成州縣

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

人銅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之而悟於是黨

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五月以衛尉劉寬爲太尉 護匈奴

中郎將張修與南單于呼微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

爲單于秋七月修坐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死 初司

徒劉郃兄侍中儼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球說郃曰公出

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無違而已  
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  
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  
可翹足而待也郤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尙書劉納  
曰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郤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  
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  
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郤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  
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郤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巴郡板楯  
蠻反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克 十二月以光祿  
勳楊賜爲司徒 鮮卑寇幽并二州

順光初二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夏四月江夏蠻反 秋酒泉

表是懸地震涌水出

冬有星孛于狼狐

晉書天文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弧九星在狼

南東 鮮卑寇幽并二州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爲皇后

考異曰袁紀在十一

月今從

徵后兄潁川太守進爲侍中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

牛臯子辨放立之

爲何進謀誅宦官敗國亡家張本

是歲作畢圭靈昆苑

賈曰畢圭

苑有二東畢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魚梁臺西畢圭苑周三千三百步並在雒陽宣平門外

司徒楊賜諫曰先

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齊不約以合禮中令猥規郊城之

地以爲苑田壤沃衍廢田園驅居民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

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

賈曰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雒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

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

可以還情意順四節也

賈曰還快也西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宜惟

夏禹卑宮太宗肅宗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

任芝樂松

考異曰范書云中常侍樂松本鴻都對曰昔文王之文學必非中常侍袁紀云侍中今從之

聞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

爾正此下通鑑原有巴郡板橋蠻反一條按范史帝紀無此事故去之

蒼梧桂陽

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齊曰排囊卽今錢袋也

繫布索於馮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及戰令馬車居

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石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

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波駭者蓋喻以物擊水一波動萬波隨而駭動

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稍凱誣奏璇實非身

親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

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

狀潛合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璇喬之

弟也

楊喬見上卷桓帝永康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

起光武四年盡中平四年凡七年

孝靈皇帝中

幸

光武四年春正月初置驩驩殿丞領受郡國調馬

賢曰調謂發也 豪

右辜權

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

馬一匹至二百萬

夏四月

庚子赦天下

交阯烏滸蠻久爲亂牧守不能禁交阯人梁龍等

復反攻破郡縣詔拜蘭陵令會稽朱儁爲交阯刺史

蘭陵縣屬東海郡

擊

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爲諫議大夫儁

爲人好義輕財爲鄉閭所敬由縣門下書佐稍遷郡職熹平二年  
太守尹端坐討許生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儻乃麻服閒行輕  
齋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端遂得減死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  
而不知其由儻亦終無所言 六月庚辰雨雹如雞子 秋九月

庚寅朔日有食之

太尉劉寬免衛尉許毓爲太尉

考異曰袁紀十月許毓坐

辟召借繆免楊賜爲太尉今從范書○譙音柳

閏月辛西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司徒

徒楊賜罷

冬十月太常陳耽爲司徒

考異曰袁紀三年閏月楊賜久病罷十月陳耽爲司徒

徒蓋誤置闕於去年按長歷此年閏十月以袁紀考之閏九月爲是恐長歷差一月今從范書帝紀

鮮卑寇幽并

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  
地北地人射殺之其子鞮曼尚幼兒子魁頭立後鞮曼長大與魁  
頭爭國眾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

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於

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

賢日三禮服日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七寸

又駕四

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帝好爲

私稿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

賢日中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希之導引也

中常侍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

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尙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

積天下之縉

中尙方中御府皆屬少府天子私藏也

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廢聚太僕

之馬

中廢卽驥驥廄

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

更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

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尙書受奏御而已

三府選其人而舉之尙書受其奏以進御

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功可無察然後付之尙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

虛實行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

能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尙書或有詔用

詔用者不  
由三公尙

書徑以詔  
書用之也

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尙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

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何皇后性彊忌後宮王美人生皇子

協后酖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中官固請得止大長秋華容

侯曹節卒

華容縣  
屬南郡

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前太常張奐卒年

七十八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

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既歸田里閉門

不出養徒千人著尙書記難三十餘萬言臨終遺命曰吾前後仕

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逆塞命也始終常也但

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縲紲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

寇朝隕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胥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縱意  
庶無咎吝家人從之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長子芝次子昶俱  
善草書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每書不輟  
下筆或時穴遽反作眞行必曰恩恩不暇草書人謂芝爲草聖昶  
爲亞聖

齊光祿五年春正月辛未赦天下 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  
石爲民蠹害者太尉許儼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  
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  
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  
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儼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  
郎 二月大疫 三月司徒陳耽免 夏四月旱 以太常袁隗

爲司徒 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 秋七月有星孛於太微 板

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

中程包對曰板楯七姓七姓羅什賈那度夕曷皆渠帥也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

其人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

敗殆盡中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元年羌人號爲神兵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

和二年羌復大入寶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

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暉亦以板楯討而平

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

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

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愬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

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

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時皆降 八月起四百尺

觀於阿亭道 冬十月太尉許禎罷以太常楊賜爲太尉 帝校

獵上林苑慙函谷關遂狩於廣成苑十二月還幸太學 桓典爲

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

御史

驄馬青白雜色

典焉之孫也

順帝永建初焉爲太傅焉榮之孫也

癸光起六年春三月辛未赦天下 夏大旱 符號皇后母爲舞

陽君 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五原山岸崩 冬東海東

萊瑯邪井中冰厚尺餘 是歲大有年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

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

愈眾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

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



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

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

熹平五年賜爲司徒

上書

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

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共

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

賜以熹平六年免 司

徒掾劉陶復上疏中賜前議言角等陰謀蓋甚四方私言云角等

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其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

更相告語莫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

之同罪帝殊不爲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

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考異曰袁紀作坊今從范書

各立渠帥訛

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

寺門在京城諸官寺舍之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收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謂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甲光和七年

是年十二月改中平

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

考異曰貞

人唐客今從范書

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司隸案驗宮省直

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又曰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考異曰司馬彪九州春秋云角弟梁弟寶袁紀云角弟梁寶今從范書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補註安平王寗是東郡陳留濟

陽長垣濟陰冤句離狐縣界有怪草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羽毛頭目足翅皆具亦作人形操持兵弩萬萬備具非但彷彿也至是而黃巾賊起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

軍封愼侯

愼縣屬汝南郡

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

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

函谷

關在河南穀城縣界曰太谷在雒陽東廣成在河南新城縣京相璠曰伊闕在雒陽西南五十里轅轅關在緱氏縣東南水經註曰旋門坂在成皋縣西南十里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小平津在河南平縣北賢曰在今鞏縣西北杜佑曰洛州新安縣東北有漢八

關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

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劭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

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遷諸徙者唯張角不赦  
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  
蔓延皆天下善士 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

漢有三署

中郎將五官及左右署又有使匈奴中郎將北中郎將則創置於此時蓋以討河北黃巾也

左中郎將皇甫嵩

右中郎將朱嵩討潁川黃巾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

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

是宦官無所憚畏竝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常欲登永安侯臺

補註侯臺

者候雲物星氣者也

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尙但諫曰天子不當

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

賢曰春秋潛潭曰天子毋高臺榭

高臺榭則下叛之蓋因此以誑帝也

及封譚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

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

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爲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弑廷數譖霍光傳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不知所問而就外壁自屏補注謂在外草野中自殺也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產河內向栩尙長之後也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恆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常於窟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爲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食於人或悉邀請乞兒俱歸止宿爲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役徵拜侍中每朝廷大

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至是上便方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張角  
同心欲爲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  
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  
多放父兄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奪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  
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  
百姓

據宦者傳是時張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章鳳栗嵩段珪高  
望張恭韓悺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言十常侍舉大數也

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  
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竝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  
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  
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庚子南陽黃巾

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 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

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宏農鄧盛爲太尉已而帝閱

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爲臨晉侯

臨晉縣屬馮翊郡晉曰故城

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

陶爲中陵鄉侯

司空張濟罷以大司農張溫爲司

空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黃巾嵩儁各統一軍

儁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

長社縣屬潁川郡賢曰今許州縣故城在長葛縣西

汝南

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

邵陵縣屬汝南郡賢曰故城在今豫州鄆陵縣東

門下袁秘功

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捍刀皆死謙以得免詔表秘等門閭號曰七

賢秘袁安四世孫也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

波才聞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曰兵有奇

變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田

單之功可成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苴乘城

補註苴草也使

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賊驚亂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賊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

世語云嵩夏侯氏之子

叔父操於嵩爲從父兄弟

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其叔父數

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佯敗面喞口

喞音苦乖切

叔父怪

而問其故操曰猝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風已愈乎操曰初無此疾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不復信又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操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羣書特好兵法然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元及南陽何顒異



焉元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顯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元又謂操曰君未  
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好人倫多所賞識操乃  
造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爲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  
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年二十舉孝廉除洛陽北部尉  
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  
避豪強皆棒殺之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卽殺之京師斂迹劭從  
兄靖亦有高名劭與之好其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吏其品題故  
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後置州郡中正本於此劭嘗爲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  
改操飾行同郡袁紹以公族豪奢爲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  
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常到

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候陳世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舉至而勅

獨不往或問其故勅曰太邱道廢

陳曾嘗爲太邱長

廢則難周仲舉性峻

陳蕃字仲舉

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兄處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與之淵有

二龍焉遂有二龍鄉月旦里之稱後與靖不協排擯之不得齒敘  
靖至以馬磨自給人以此短也 朱儵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

北地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

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

左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敷戲

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

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哲 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

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廢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

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闢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其

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

卽曾母投杼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

市虎成於三夫

韓子

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其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信乎王曰寡人信矣共曰夫市無

虎則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夫魏達於市誘臣者過三人顯王熟察之

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

有杜郵之戮矣

白起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八年

陛下宐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

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變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譜訴之帝識變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張曼成屯

宛下百餘日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 交阯土多珍貨

前後刺史多無清行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

合浦太守叛帥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賈琮爲交

州刺史

京縣屬河南郡

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賊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

單者

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

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獨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閒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

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

皇甫嵩朱儁乘勝進討

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

陽翟縣屬潁川郡西華縣屬汝南郡

竝此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儁於是進封

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郡儁討南陽北中郎將盧

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

廣宗縣屬鉅鹿郡廣宗曰今貝州宗城縣

植築圍壘壘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

以賂送豐植不可轉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羸息  
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董卓代之

巴郡張修以妖術爲人療病其法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

號五斗米師秋七月修聚眾反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

考異曰范書靈帝紀

有此張修陳壽魏志張傳傳有劉焉司馬張修劉艾與焉有漢中  
張修張松之以爲張修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按魯  
傳云祖父陵父衡皆爲五斗米道術死魯復行之劉焉司  
馬張修與魯同學漢中魯殺修非其父也今此據范書

八月

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

蒼亭在東都范縣界

獲其帥卜已董卓攻張角無

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 九月安平王續坐不道誅國除初續爲

黃巾所虜國人贖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議郎李燮曰續守藩不

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朝廷不從燮坐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

歲王坐誅乃復拜議郎京師爲之語曰父不可立帝

謂李固不可立質桓二帝

也子不同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爲官詔書更請發錢三億以實西園變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年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卽捕殺之邵常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璽封然後發喪至是邵至雒陽變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賈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銅終身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

下曲陽縣屬鉅鹿郡以常山有上曲陽故此稱下

斬獲十餘萬人卽拜嵩爲左車騎

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卿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

爾如

故所向有功嵩奏請冀州

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之曰天下大亂今市爲墟母

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更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羆盜反

河關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

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

羌校尉冷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羆盜誘而劫之使專

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初武威太守

史失其姓名

倚恃權

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錫懼欲殺

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燉煌蓋勳

續漢志郡太守置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爲長

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

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鶴曰夫糲食鷹隼欲其驚也

糲糲也

驚而烹

之將何用哉鶴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

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殺數萬勳諫之昌怒使

勳與從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

河陽襄陽

欲因軍事罪之

而勳數有戰功及北宮伯玉之攻金城也勳勸昌救之昌不從陳

懿既死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召勳等自救辛曾等疑不可壯勳

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戮劍

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爲將擊之令寵臣莊賈監軍穰苴

與期旦日會賈素驕貴夕時乃至穰苴召軍正問曰

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于三軍

重於古之監軍乎曾懼而從之勳至冀諒讓章等以背叛之罪

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

也乃解圍去叛羌圍校尉夏育於畜官

前曹尹翁歸傳有論罪校尉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



牧所在有苑師

之屬故曰畜官 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

狐槃在天水冀縣

爲羌所敗

勳餘眾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指木表曰尸我於此句就

種羌滇吾以兵扞眾曰

晉曰句就羌別種

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

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

勳勳不向上遂爲羌所執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

史楊雍表勳領漢陽太守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宏爲帥眾復盛

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

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

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

史記白起事秦昭王爲大良造攻魏破之

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

鄢五城明年拔郢城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事燕昭

王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 儁討潁川已

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

成功帝乃止僞掣宏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僞鳴鼓攻其西  
兩賊悉眾赴之僞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  
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僞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  
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  
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  
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僞登土山望之顧謂司  
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  
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  
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  
出戰僞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眾復奉  
孫夏爲帥還屯宛僞急攻之司馬孫堅譟勝深入於西華失利被

創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乘驄馬馳還營踏地  
嗚呼將士隨馮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率

眾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僞追至西鄂精山

西鄂縣屬南陽郡  
精山在其南

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

郡數千人 十二月己巳赦天下改元中平 豫州刺史太原王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上責怒讓讓叩頭陳

謝言亦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遂傳下獄

傳達也

會赦還爲刺

史旬日閒復以他罪被捕楊賜不欲使更楚辱

更經也

遣客謝之曰

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諸從事好氣決

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

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大將軍進

與楊賜袁隗其上疏請之得減死論充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騎射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 皇歲雒陽女子生兒兩頭其身

乙中平二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乙酉南宮雲霧災庚戌樂城門

災據續漢志蓋樂成殿門也城當作成五 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

敕天下田晦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

魯宣稅晦而蠶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

田起履踐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蠶蟲子也傳曰冬蠶牛此

其言蠶生何上變古易常也註云上公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

而稅畝也 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

蠶音員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 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

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啓聖明大不敬

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

陸績事見四十五卷

明帝永平十四年 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

輒令譴阿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買十分之一因復貨之

者復不爲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

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賂賂刺史二

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資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

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

賈曰諧謂平定其價也

有錢不

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

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

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

常世之失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 以朱備爲右車

驍將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竝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

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

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陸固若蟾之徒不可

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瘦陶牛

角中流矢且死令其眾奉飛燕爲帥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捷

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眾寔廣殆至百萬號黑山

賊杜佑曰高州衛縣漢朝歌縣也村河北諸郡縣竝被其害朝廷

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

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 司徒袁隗免 三月以廷尉崔

烈爲司徒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

阿保阿母保母

也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傳

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

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新固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

名士豈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反之烈不自安從容

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云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論者不

謂不當但嫌其銅臭耳烈怒舉杖擊之烈賢之從兄也家居時以

春秋教授門徒甚眾時有服虔者亦善春秋將爲之注聞烈集門

人講傳虔欲參考同異乃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至講時輒

竊聽戶屢聞既知不能踰己稍其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

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

遂相與友善烈由是弟子益盛及以賂登公位聲譽頓衰 北宮

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時涼州兵

亂不止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

事見十二卷

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

使鄠商別定隴右

高祖以將軍鄠商爲隴右都尉別定北地郡

世宗拓境列置四郡

武帝

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降太初元年置酒泉張掖四郡以休屠王地爲武威郡後元年分酒泉郡置敦煌郡議者以爲

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夏四月庚戌大雨雹五月太尉鄧威罷以太僕河南張延爲太尉六月



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爲列侯 秋七月三輔螟

說文曰螟蟲食穀葉者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

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

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八

月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爲副

滂音傍切音傍

以討北宮

伯玉拜中郎將董卓爲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竝統於溫溫

將行成都處士張元自曰虜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

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明公

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陳召軍正

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

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止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

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元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我不  
能行如何元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卽  
欲仰藥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我罪也子何爲而  
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則知之元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元陵之弟  
也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任溫慕之數以禮辟不能致也 九月

以特進楊賜爲司空冬十月庚寅臨晉文烈侯楊賜薨以光祿大

夫許相爲司空相訓之子也

建南二年許  
訓爲司徒

諫議大夫劉陶上言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  
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逆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豕突上

京

河東東南至雒  
陽五百里耳

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關生之計西寇

浸前車騎孤危

車騎謂  
張溫也

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

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譏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時而以三仁爲輩今上殺忠譽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陶濟北貞王勃之後爲人居簡不脩小節嘗爲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寡等十餘人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宄所發若神以病免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

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及死於非命人皆痛之前司徒陳耽爲人忠

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

陽美陽縣屬扶風本前漢頻陽縣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一月

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

郡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

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軍繼後賊必困乏而

不敢戰羣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

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溫又使

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胡關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漢陽郡糧食乏

絕乃於所度水中立橋以捕魚而潛從橋下過軍屬同比賊追之

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

溫實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鷓張大語宜以乃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亟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初董貴人既稱尊號遂漸與朝政使帝賣官求貨自納金錢帝於是歲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初滿也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桓帝末京都造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

死百樂車車班入河開河開姪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  
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承卿怒至是而驗 故太  
尉劉寬卒寬性溫仁多恕雖在倉猝未嘗疾言遽色嘗有坐客遺  
蒼頭巾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  
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莫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夫人欲試寬令悲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  
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 故萊  
蕪長范丹卒丹字史雲好違時絕俗爲詭激之行常慕梁伯鸞閔  
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  
桓帝時以丹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遂遁身逃命  
於梁沛之閒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

拮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年乃結草屋而居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爲之歌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華蕪及卒會葬者二千餘人累行論諡僉曰宜爲貞節先生 是歲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

甌中平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 庚戌赦天下 太尉張延罷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於溫 天將軍何進慕申屠蟠之操屢遣使徵之蟠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邵黃忠以書勸之曰前莫府初開特加殊禮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

也則軀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閒吟與籍襲衣裳  
事異昔人而欲蹈其跡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咎進  
又聞陳留邊讓才名欲碎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爲令  
史前議郎蔡邕以爲讓宜處高位乃與進書曰傳云函牛之鼎以  
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  
用固有所不宐也邕竊惜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太羹之和久在  
煎熬鬱割之間也進終不能親用出爲九江太守按邕以靈帝光  
和元年徙朔方  
明年遇赦又慮讓卽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則此時猶在亡命時也  
何得以書薦讓意此時劉鄩陽球輩已誅死邕慮患之意已寬故  
從江海致書大將  
軍幕府邪故補之  
以中常侍趙忠爲車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黃  
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傳雙字  
南容

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心忠納其言遣



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曰南容少咎我常侍萬戶

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

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帝使鉤盾令宋典脩

南宮玉堂

南宮有玉堂殿

又使掖庭令畢嵐鑄四銅人又鑄四鐘皆受二

千斛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

賢曰天祿獸也按今鄧州

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此卽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又作

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

賢曰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爲曲桶以氣引水上也

以爲可省百姓灑道之費 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六月荊州

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 車騎將軍趙忠罷 秋八月懷陵上有

雀數萬悲鳴因鬪相殺皆斲頭懸著樹枝枳棘

懷陵者沖帝之陵也

冬十

月武陵蠻反郡兵討破之 前太尉張延爲宦官所譖下獄死

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徵張溫還京師 是歲徵士袁閔卒  
時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於土室誦經不休賊相約不  
得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者皆得全免

中平四年春正月己卯赦天下 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

中牟縣屬

河南尹賢曰 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陽賊破之拜苗爲車騎將軍

今鄆州縣 是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

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州刺史  
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通姦利士民怨之漢陽太  
守傅燮謂鄙曰使君執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  
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  
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

賢曰挺解也又緩也補  
注愚意挺者動也出也

我寬之則彼得挺  
動自由故曰寬挺

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

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

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變恩其於城外叩頭

求送變歸鄉里

傳變北地  
靈州人

變子幹年十三言於變曰國家昏亂遂

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俟

有道而輔之言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

邪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

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

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

會吾之程嬰也

補註晉靈公之弑趙盾反國不討賊至景公之時  
盾卒而子朔嗣屏岸賈者帶公竊人也景公時爲

司寇將攻趙氏以治靈公之賊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不請而誅其後是無君也賁不聽厥乃告趙朔使懸亡朔不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朔於下宮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視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疆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諍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詭將以爲趙氏孤兒夏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塗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景公問趙尙有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武遂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想立趙

氏之後今子既立且成人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曰趙武啼泣頓首周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不絕 狄

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嬰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甯有意爲吾屬帥乎嬰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耶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沒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 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免以司徒崔烈爲大尉 五月以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祿勳沛國丁宮爲司空

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涿郡治涿縣軍到薊中烏桓

以牢稟遼縣

縣瀆曰懸牢價直也稟給也賢曰前書音義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

多叛還本國張

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耶力居等

連盟劫略蒞中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

公綦稠

右北平太守劉政還

東太守陽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

肥如縣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然討於此賢曰故城

今平與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

天子避位救公卿奉迎 冬十月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

考異曰范書作

觀鶴今從眾萬餘人詔以議郎孫堅爲長沙太守討擊平之封堅

烏程侯

烏程縣屬吳郡爲堅以長沙兵討董卓張本

十一月太尉崔烈罷以大司農

曹嵩爲太尉 十二月屠各胡反

屠各胡卽匈奴也

是歲賣關內炭直

五百萬錢 前太尉長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

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甯

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嘗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

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

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啓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盜竊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寔嘗詣荀淑貧儉無僕役乃使長子紀將車次子諶持杖後從孫羣尙小載著車中既至淑使子靖應門爽行酒餘六子下食孫或亦小坐著膝前於時太史奏德星聚五百里內必有賢人相會紀至德絕俗諶才識博達二子高名與寔並著世號曰三君羣紀之子也與諶子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祖祖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元方者紀之字季方者諶之字也

范曄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闢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爲高

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昏而士風愈厲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平身而道濟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靈帝中平四年

五

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八終